

弗兰纳里·奥康纳作品浅析

◆黄宇洁

(山东省威海市哈尔滨工业大学<威海>语言文学学院 264209)

摘要: 弗兰纳里·奥康纳是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。但是, 由于她的创作背景与中国非宗教化语境的差别, 她在中国被长期误读。本文第一部分简要介绍奥康纳在中国的接受情况; 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她生平中导向启示主义信仰的因素; 最后一部分集中讨论她作品中的“距离现实主义”。

一

弗兰纳里·奥康纳(1925-1964)是美国杰出的短篇小说家, 在世和身后都获得了很多荣誉, 更有1972年创刊的《弗兰纳里·奥康纳研究》专门发表奥康纳研究最新成果。但是, 她长期以来被中国读者误读, 作家马原(1953-)称她为“邪恶的奥康纳”^①, 中国社科院资深学者黄梅称她的作品表现的是“绝望”, 根本“没有一丝希望”^②。

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, 越来越多的有宗教背景的西方作家为国人所熟悉, 但是为什么对奥康纳误读重重呢? 笼统地说, 基督教信仰有两大途径: 理性和启示, 西方作家大致可以分为偏向理性的或者偏向启示的两大类。理性途径靠人的逻辑能力来对信仰做出判断, 启示途径认为信仰是超越理性之外的, 信仰之路唯有虔诚谦卑地接受上帝。理性与启示之间的辩论存在了几个世纪, 从启示的角度看, 被理性所证实的信仰是人类对自身的崇拜, 与上帝无关, 所以, 被证实的信仰本身就是一个悖论。显而易见,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, 偏向理性的基督教作家更容易被理解。而弗兰纳里·奥康纳的创作启示主义式的。

二

奥康纳虽然年少成名, 但一生备受病痛折磨, 启示主义的信仰呼应着她向死而生的人生, 就连形式主义理论家柯林斯·布鲁克斯都这样说, “在奥康纳的情况中, 把作家和其人生分开来看是不可能的”^③。

奥康纳生于1925年, 在12岁以前一直生活在佐治亚州的萨凡纳(Savannah, Georgia), 她的父母和亲戚都是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, 因此信仰对她来说就像“刷牙一样自然”^④。

1942年奥康纳就读于专门培养教师的女子大学——佐治亚州立女子大学(GSCW), 奥康纳是学校文学杂志《柯林斯人》(Corinthian)的编辑, 同时, 她还是校报《回廊》(Colonnade)的插画师。尽管在校期间, 奥康纳在学业和文学艺术创作上都比较成功, 但她后来对这一段生活并没有太高评价, 所以在佐治亚州立女子大学毕业后, “我意识到, 如果有志于成为一名真正的作家, 我需要专业的指导。因此, 我加入了衣俄华州立大学的写作班”^⑤。

衣俄华州立大学的写作班是美国最早期的写作训练项目之一, 1945年9月奥康纳步入了衣俄华州立大学。在此期间, 奥康纳开始创作《慧血》(Wise Blood), 但是那时鲜有人能够理解。艾伦·泰德当时是衣俄华大学的访问学者, 他坦白承认对她作品的误读, “我对于她所写的那些东西简直是一窍不通; 我帮她修改语法。……直白的风格、怪异的语法、单调的句子结构, 都是她表达人性视野的必要载体, 她的视野又窄又深”^⑥。

奥康纳对依俄华大学的教学效果是有保留的, “这样的批评通常都是无知、恭维和刁难之词。瞎子领着瞎子走, 这是很危险的。一个想要把一种写作方法强加于人的老师也同样是危险的。幸运的是, 我遇到的多数老师都懒得这样做。但不管怎么说, 你应该警惕那些咄咄逼人的人”^⑦。她把写作看作是对信仰的表达, 她或许更愿意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上帝, 而不是依俄华大学。

在依俄华大学的最后一年, 奥康纳申请去位于纽约萨拉托加温泉的亚多艺术创作中心(Yaddo)。但是, 对于亚多的社交和政治氛围, 她感到有些不适。“我是此地唯一一名信仰上帝的人。我想他们也信仰上帝, 但是他们耻于承认。他们认为自己是写作的知识分子”。1950年, 奥康纳患上了红斑狼疮, 被迫返回米利维奇(Milledgeville)。

三

奥康纳小说创作中的情节、人物和创作方式都与启示主义密

切相关。奥康纳曾被中国批评家安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标签, 因为她的作品确实表达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^⑧, 而且她的语言生动流畅。另外, 她的故事都发生在二十世纪的美国现实中, 那么这是否就是她所关切的现实呢?

奥康纳对现实的概念源自于启示主义信仰, “她创造了一个新词来指称她作品中的艺术形式——‘距离现实主义’(realism of distance), 这个概念中包含两层现实, 一层是物理现实, 另一层是精神现实。因此她必须去‘寻找能够连接、联合或包容两个现实的某个意象; 一端是具体世界, 另一端是裸眼所看不见的(现实), 但他对此深信不移, 就像每个人都能亲眼看见地那样真切”^⑨。

基于启示主义信仰, 精神现实是奥康纳创作的终极目标。但是, 如何才能到达这样一种遥远且不可见的现实呢? 奥康纳充分利用具体可见的现实去触碰不可见现实, 这也是为什么初读她的作品会有一种“现实主义”错觉的原因。那么, 两层现实之间有这样的关系呢? 这两者能否合二为一?

因此, 在奥康纳的作品中有两种逻辑, 现实逻辑和启示逻辑。下面以她的代表作《好人难寻》(A Good Man is Hard to Find)为例分析, 一大家人外出游玩, 老祖母、儿子儿媳还有两个外孙, 但不幸的是, 他们路遇一名人称“不合时宜者”(misfit)的逃犯, 然后所有人都命丧枪下。故事的前半部分充满细致的细节描写, 非常现实主义, 而令人错愕的结局却是完全启示主义的; 而把这两种逻辑链接起来的是老祖母面对枪口时的一个举动, 她向“不合时宜者”伸出手, 说道“我的儿啊”。关于这个启示主义意象, 奥康纳如是说, “这是与奥秘接壤的时刻, ……老祖母最终发现了根植于奥秘之中的她与‘不合时宜者’的亲缘关系。读者通常对她死前的言行迷惑不解, 但是对我来说, 如果没有老祖母此时的所说所做, 这个故事就没有意义”“不管这多么难理解, 我都坚持认为, 老太太的行为就像一粒芥子种子, 将在‘不合时宜者’心中长成一棵参天大树, 老太太的行为将对他产生足够的冲击, 使他变成一名他本应该成为的先知”^⑩。

对准老祖母的枪口, 同时也对准了读者。奥康纳正是以暴力把那些有立体感的生活图景突然压扁, 产生令人震惊的冲击力, 把人物和读者一起从现实的一端推向启示的一端, 推向平面的寓言世界中去, 从而实现“距离现实主义”中两种逻辑的突兀转变。

注释:

- ① 马原, 阅读大师[M].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2. 第176页
- ② 黄梅, 弗兰纳里·奥康纳[A]/钱满素. 美国当代小说家论[C]. 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1987.
- ③ Brooks, Cleanth. “Flannery O’ Connor—A Tribute”. Esprit 8.1 (winter 1964). p17
- ④ O’ Connor, F. The Habit of Being[M]. Sally and Robert Fitzgerald (ed.). New York: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1979. p164
- ⑤ O’ Connor, F. Nashville Tennessean 31 July 1956:4E
- ⑥ Tate, Allen. “Flannery O’ Connor—A Tribute”. Esprit 8.1 (winter 1964). Pp48-49
- ⑦ O’ Connor, F. Mystery and Manners[M]. Sally and Robert Fitzgerald (ed.). New York: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1969. p86.
- ⑧ 参见石云龙, 《荒诞畸形 警醒世人——解析奥康纳笔下‘畸人’形象》, 《当代外国文学》2003年第4期, 第117-118页
- ⑨ O’ Connor, F. Mystery and Manners[M]. Sally and Robert Fitzgerald (ed.). New York: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1969. p42.
- ⑩ O’ Connor, F. Mystery and Manners[M]. Sally and Robert Fitzgerald (ed.). New York: Farrar, Straus and Giroux, 1969. pp111-113